



苦笋

文/秦聿森

夜读周华诚《苦笋与笋衣》，颇感有趣。周是名家，走的路多，读的书多，随便引经据典，便是信手拈来。怀素《苦笋帖》，黄庭坚《苦笋赋》——道来，感觉文字间在熠熠生辉。

我不行，读的书少，走的路少。但是我有一个好的习惯，什么书都看看，什么味都尝尝，什么话都听听，讲究随缘，碰上了，便不放过。这样乱七八糟，也就知道了不少杂拌儿。

苦，我吃过不少。我这岁数的人，苦时总比甜时多，可是我唯独没有吃过苦笋。买来的笋子不苦，周围似乎也没有长出苦笋的地方。我们吃的笋不是楠竹就是毛竹的。有一种细细的，比芦柴稍微粗一些的竹笋我没有买过，不知其味。

白居易滴江西，黄芦苦竹绕宅生。待我十多年前跑到南美洲北边的一个小岛上，也是黄芦苦竹绕宅生。地近赤道，常年苦热，蔬菜皆瓜果豆类，绿叶子菜极少也贵一些。

苦竹是竹，丛生，几十上百棵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生出的叶片也不是个“个”字，而是多达十一二片小叶聚成的一个大大的“养”字。苦竹

肉厚皮粗，且诘屈，不成材。我疑跟白居易所见苦竹一个料，不讨人喜欢。这里的竹子是可以随便砍的，“邦布兔马其！”（当地人用中式英语说：竹子太多了）。砍回去也没大用，连围墙都不会用它围，易蛀易腐。只是砍回去截成段浇水泥板做临时顶撑用。

林间散步，见苦竹有笋，甚粗，于是抬脚便踢，笋倒，露出一截白肉。

也不知道从哪本书上得知，冬笋是挖出来的，春笋是踢出来的。凡踢断的笋皆可食。你在市上买的笋，回来要去老根。那是竹笋还在长，从远处运来，它一路都在长，上部继续嫩，下部就会变老。生长就会变老！这世界的常理。

笋踢回来了，冰箱有肉，构思中这一餐就是笋块红烧肉了。这笋没吃过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毒，能不能吃，抠一小块先尝尝。“呸呸呸！”苦极！除了苦，没有麻、涩之感，头也不晕，眼也不花。心说，有毒也不会大。

甚至忽然想起，有毒的东西味道都极美。如河豚，如蛇。

异国无亲，只有工作。无聊至极，无菜至极，这笋舍

不得丢了。想办法解苦解毒。

笋极嫩，切歪刀块，肉切片。备姜，备葱。郫县的豆瓣酱，恒顺的黄酒。大火热油，笋块下锅，冒出一片青烟，也冒出一股香气。翻炒片刻。那肉另锅煸炒，作料下去，后与苦笋并作一锅，稍放点水，盖上锅盖，开小火焖。

工人下班回来，老远就嗅鼻子，我徒弟杨边城直叫：“好香，今晚吃什么？”

我回：“今晚冒险，怕死的别吃，挖来的竹笋。”有人什么也不管，上来就叉，只管自己吃，也不吭声。有人犹犹豫豫，终于伸出筷子撩上一块，嚼了两下，忽然就加快了速度。

怀素帖云：“苦笋与茗异常佳，乃可径来，怀素上。”

劝乃毋径来，镇江此地无苦竹，乃无苦笋。茶有，不佳，日常喝的。

苦竹生于湿热之地，畏寒耐涝，或者岭南赣湘有之。我疑其是凤尾竹。

怡尘荐，夏宜食苦，苦瓜是苦的，却不见有苦笋行市。正如黄庭坚所谓，苦竹似良言，世人不喜，所以不得行于市也。

老友传奇

文/韦林

那年，我在读初中。同学们都惴惴不安，也许我们将面临和前几届同样的结局——下放农村。陈同学领头，班上兴起学针灸的热潮，有一技之长到了农村可以有个高起点。我也买了几根银针，对照书本咬着牙在自己身上扎了起来。

而后意外在城里分配了工作。去江宁看望早前下放的三哥，得知和他下放在一起的吴德顺做了“赤脚医生”，强项是他家里几世传承的针灸。我心里陡升几分敬佩。大家下田了，我就背起医药箱，做了吴德顺的“小跟班”，穿过稻田，踩着乡间小道走村串户去行医。

几年后，吴德顺返城了，做了一名厂医。由于他大部分同学还在农村交流不便，他和我的交往便很频繁。我写的文稿，也兴致勃勃地请他做“一审”。他自己也不再满足于他父亲传授的绝技，报考了医学院。几年的农村经历养成了他沉稳、敦厚的性格，加上起步早、有特长，被推选为班长。从此他成了正宗的全科医生，毕业后回厂里升格成了卫生所所长。

一天，我完成了新稿去他厂里讨教。他下班后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一路上我们踩着自行车走街串巷，他去给厂里几个病号送药打针，我又做了一回“小跟班”。我一路在嘀咕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一家又一家，直到万家灯火了，才抵达漫长巡医之路的最后一站。

受此启发，几年后我为我的老师求医了，我的老师多年腰疼腿酸。吴德顺满口应承。我知道我轻飘飘的一句话，他每天又要迟半小时回家了。单位组织去内蒙古休养，老师进了礼品店，四处打量，对我说：“吴医师不肯收钱，我怎么办呢……”

我做班主任时遇到一个难题——常有女生上课时趴在桌上，痛苦不堪状，也许是……初中生正是刚刚进入青春期。作为教师不能不问，万一不是……就耽误了救治时机；作为男教师又不便多问。开始，我含糊糊糊让她们回家休息，被欺骗了一回。而后，“你昨天知道肚子今天要疼吗？”“你妈妈知道你今天肚子要疼吗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，下课后就给我们按压内关、足三里。一次闲聊，我在吴德顺面前晃悠起来。他告诉我还有一个更有针对性的穴位，然后伸出小腿详细解说取穴方法。从此，我有了一个做班主任的“绝活”。

去年夏天，与朋友自驾游去西藏。沿着颠簸的山路，碾压积雪，来到海拔4100米的“鱼子西”，旅伴“桃子”眩晕起来。远程求医，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吴德顺，求教该按压的穴位。《西游记》第六十九回孙悟空在朱紫国“悬丝诊脉”仅仅是诊断，吴德顺电传“鱼子西”是隔空诊治啊！

前不久，我小腿抽筋，求医无果。两周后酸痛加剧，我打的登门求治。几年不见，他身材不变，精神不减，七十多岁的人啦。医者仁心，“仁者寿”古人诚不我欺。三根针拔去，我不再一瘸一拐了。而后，我又去了几趟。

我坐在诊疗室，腿上扎着针动弹不得，脑海中一幕幕往事涌现不歇。

三棵果树

文/陆云

我自小就喜欢花草树木，憧憬美丽的鲜花和葱茏繁茂的树荫，对既开花又结果的果树情有独钟。我在家中种了很多花木，也制作了一些盆景，而最钟爱的依然是春天繁花似锦，秋天果实累累的果树。

我在院子的围墙边种了石榴，在门外的空地上栽了梨树和枣树。这三棵果树都有胳膊粗，长得壮实，高大挺拔。它们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，装点了我的家。

三棵果树，数梨树开花最早，它的花蕾没有颜色，与树干浑然一体，即便它已含苞待放了，你与它朝夕相伴也一点不会留意它快开花了，当早春第一缕春风吹过，早晨起来你会惊奇地发现梨树开花了。站在“突然”开花的梨树下，你会惊叹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得多么贴切美妙，无怪乎它能成为千古绝唱。洁白的梨花，一堆堆、一簇簇，越开越多，整个梨树仿佛披上了一件雪白的纱裙。慢慢地，梨花由白变黄，渐渐枯萎凋落，枝头上长满了绿叶，层层叠叠地结出了一个个小梨子。夏天梨树枝繁叶茂，梨子挂满树梢，果实累累。我

每天望着梨子长大，心里美美的。梨子熟了，我一个也舍不得采摘，天天伫立在树下，欣赏梨树的风采。

石榴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吉祥物，把它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。每年大约春分过后，光秃秃的石榴树就会慢慢地冒出许多“小红点点”，那是初春石榴长出的嫩芽，嫩芽慢慢长大，才逐渐变成绿色。细条状椭圆形的叶子，越长越多，枝繁叶茂，绿色也越来越浓。过了芒种，石榴花开了，宛如一个个小钟挂满了树冠，红彤彤的，不过几天之后这些花蒂就会陆续坠落到树下，孕育出星星点点的石榴果子。入秋石榴果一天比一天大，绿果变成了黄果，然而此时满树又会长出新枝，再次绽满了红红火火的鲜花。嫩叶晶莹，掩映鲜花，红花却不甘心躲在嫩叶中，争相出头，特别显眼。不过，到底是果实成熟的季节，嫩叶红花再美，还是不如石榴果抢眼，那些石榴，跃然于枝尖，一个个果实饱满，主色金黄金黄，却都泛出斑斑红润，如一盏盏小红灯笼，像一颗颗珠宝，三三两两，点缀其间，煞是好看。

在这三棵果树中，发芽

最迟的是枣树。当梨花开满枝头，石榴翠绿满枝的时候，门外的枣树依旧光秃秃的。直到清明过后，它才慢慢冒出新芽，都说春雨贵如油，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不需几日，枣树就长满了叶子，嫩绿的小叶慢慢长大，变成了深绿色，青翠欲滴。夏天是枣树最繁茂的季节，椭圆形的叶子油亮油亮的，阳光洒照树上，闪闪烁烁，像给枣树缀上了许许多多绿宝石。不知不觉在枣树的繁枝蔓叶中生出了无数花骨朵，五六月间花骨朵竞相开放，一簇簇金黄色的小花挤满了枝头，花香四溢，蜜蜂彩蝶围着枣树穿梭飞舞，引人注目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是枣子长得最快的时候，枣子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重，把树冠压得弯弯的垂下了头。它遮天蔽日，无论多毒的太阳，树下都有一片绿荫，站在树荫下，微风习习，顿有清爽舒坦之感。

我爱这些果树。春天它们抽出新芽，盛开鲜花；夏天它们生机盎然，绿树成荫；秋天它们果实累累，色彩斑斓；冬天它们婀娜多姿，亭亭玉立。